

北 斗

第二卷 第二期
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(乙种)

(影印本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北 斗

第二卷 第二期

目 錄

一九三二，五，二〇。出版

總退却.....	葛 琴 (269)
豆腐阿姐.....	文 君 (293)
民族革命戰爭的五月.....	丹 仁 (317)
我們所必須創造的文藝作品.....	茅 盾 (320)
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.....	易 嘉 (322)
我們不再受騙了.....	魯 迅 (329)
五月.....	彬 芷 (331)
隨筆.....	起 予 (335)
新英雄.....	司馬今 (337)
上海事變與鴛鴦蝴蝶派文藝.....	阿 英 (348)
關於『總退却』和『豆腐阿姐』.....	丹 仁 (359)
編後.....	丁 玲 (363)

總 退 却

葛 琴

(一)

鐵路截斷了。火車頭像受傷了的野獸，躲在行人絕跡的炮火中。不叫，也不動。

鐵路的那邊，集中着草鞋腳的灰衣兵。一羣羣的，一行行，一列列的。從市鎮到村野，經過村野又延到市鎮，直拖到海的邊緣，形成一條極長的散兵綫，扭展着幾十里長的鐵的行列。

這些人的身子，緊貼在堅硬的地層上，炮架旁，沙堆柴片中。濃而且低的夜壓着他們。千萬隻尖銳的眼睛，獸一般的充滿了黑暗。四壁消沉在死樣的靜寂中。偶而一二隻飛奔的馬匹，迫急地帶着命令來，從最後的障地裏，遞送到街角村野，狹術戰壕。

士兵們沒有錢，在這個沒有月亮暗了星的夜幕上，辨不出流去的時候來。從嘶叫着的，一陣冷一陣的尖風裏，大概的報告他們，已經防守了半個整夜了。

他們每一呼吸中，都在期待着動員令，一切冰冷的炮口槍尖，急待着跳出他們滿肚子的東西來，描準這些帝國主義者所鞭策下的精銳奴羣。

時光一絲也不停的流去，每個士兵所期待着的彈力，愈加緊張起來了。曾經為突肚子的老爺們吸鷹了血汗，拋出礦山外的賈金魁，也夾在這些人羣裏，死命的捏住槍柄，埋伏在發了焦的斷垣背後，粗野地沉着鐵臉，因一種彈力而緊張起來的心，暴躁得發了熱。一連吸了十根以上的烟捲，口裏又辣又麻，感不出一點味道，祇像機器一般地不停歇的吸

着。腦筋裏受了刺激，脹得昏亂了，充滿着黑暗的眼睛，跟着槍的裂口射去：

「不衝來逗死了嗎？媽勒格辰！老子一定要殺服你們！」

『喂！』

他的身子突然地跳了起來，跟着在他肩膀上落來一個蠻有力的大拳頭。這並不是什麼惡意的事，他自己也常在出人不意的擾動着別的伙伴的。但是他口裏却：

『他媽勒格辰！嚇死你老子了啊！』

頗有烟臭的唾吐沫，直濺到那個人的鼻子上。

這個入伍不到二年的，名叫壽長年的伙伴，從沒有像這次大戰中的威風過，也從沒有像這次大戰中的賣力過。他當兵不到二年，跑了許多他從未到過的地方，打過許多的仗，得了不少的作戰經驗，還交了一些投心合意的朋友。其中最好不過的，要算這位一開口就噴唾吐沫的賈金魁，因為他們還有一種老鄉的關係。他從這些經驗豐富的朋友生活中，學會了許多臨陣逃脫的秘訣。他曾經用駁殼槍打傷了自己的腿，躲進傷兵病院去。但是這一回的兩條戰綫的對壘中，他却從未偷跑過一步，他完全是出于激奮的自願來打的，經過了幾十次勝利回擊後，胆也長得斗樣大了，而且興奮得不可遏制似的。

他急燥地拉着這位頂合意的朋友，敘述他幾天來在海口作戰的生活，怎樣地擊退了敵軍，伏在屋脊上，戰壕中，說得好像來不及似的，一件事不待敘完，就拉到別的事上去了。其實他不說，別人也會曉得的：

『……火燒，……老百姓逃難，……擊沉了炮艦，……兩隻飛機，……活捉飛機師，……奪到不少……野戰炮……手榴彈……機關槍……無線電……間諜……漢奸……』

這隻無秩序的話匣子，突然鎖緊了。

埋伏在對面的，鐵絲網裏的大小炮口，在大聲地咆哮起來，堅硬的地層，不停歇的發着劇烈的震抖。龐大得不可比喻的暗夜，驚嚇的破裂了，爲了這些炮口裏閃爆着的深紅雲球。

一個落地開花的雙響巨彈，直落到伏倒身子的壽長年他們後面十幾丈遠的瓦礫堆上，有力地爆炸着，一些碎塊片子，跳得比電桿還高，然後又如雹雨似的落下來。

夜間望不見敵方的戰壘，都被那連珠似的開花彈，光焰奪目地照耀出來了，在一些放

大的望遠鏡裏。

車站背後的，十幾架機關槍射擊，與急迫的步槍聲，顯然是中國兵的還擊。這些英勇的兵士，如何地在死的邊緣上，無情地搏戰着啊！

伏在斷垣後的人，沒有動靜，依然在震撼天地，震撼心肺的轟聲裏沉默着，埋伏的期待着。

開裂着的夜，在那霎時間的沉寂後，突然即回復了它黑暗的龐大，把這震撼心肺的巨聲咆哮，和輝煌的深紅雲球消滅了。

於是鐵靴鋼帽的人羣，躍出戰壘了，衝過鐵路。鐵甲車隊，滾在狂暴了的吼聲前面，有力的直撲過來。雷雨樣的子彈，帶着死風的嘯聲，在空中橫亂的飛着。

一切的吼聲，深入陣地來了。子彈從埋伏着的人頭上擦去，噓噓的叫着。

突然，地層深處，迸出了一個出人不意的巨大霹靂，遠近的建築物，無一不在驚愕中跳了起來。

鐵甲車，癩頭龜一樣的僵在深潭中，拋滾的水流，帶着黃色的沫子鞭打它。

『殺啊！殺啊！殺殺……殺……殺殺！』

接着巨大霹靂而來的，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人的嘶喊，一種弱小民族的反抗呼聲。

壽長年痙攣得什麼似的，跟着遠近伙伴們的吼聲，粗野地叫着，挺着槍第一個從斷垣背後跳出來。

『拍拍拍！拍拍拍拍！』

一切冷得似冰樣的槍口裏，都在火熱地發着場，從牠肚子裏迫急的跳出東西來。

『噹啦啦！噹啦！噹啦啦啦！』

衝到深潭邊緣上的，還活着的人，也越發瘋暴起來了，將所有的殺人東西，來不及似的發洩出來。在他們狂亂的意識中，不得不叫苦連天的期望在他們最後的掙扎中，如何地衝出這突來反攻的重圍，或者就留給他一個活着的生命逃回去。可是子彈到最後的一顆了，四壁依然是可怕的震撼心肺的喊叫，到處是拘攣的人的呻吟聲。

身體像蛇一樣的游動，手在槍桿上跳着的壽長年，敏銳地感覺到，又有大羣的人，在他後面衝過來了。不過不像是他們久居隊伍中的伙伴，在他們很有力的，蠻動人的嘶叫聲裏，完全是反映着一種他所聽不慣的方言，完全就是本地人的土話，他當然不曉得，就

是上海的失業工人們，如何爲反帝的熱情激盪着，而新投進來的革命義勇軍，不過他們的來路，是會使他感動得眼睛也會挤出眼淚來的。他本能地感覺到，仇恨着這些蠻不講理的東洋兵的，不單就是他們十九路士兵的本身，而本地的苦百姓也同樣的恨死他們，並且來直接幫助他們去撲滅這些了。於是他也本能地叫出一句話，完全是他感動得發抖的心在叫了，不過連他自己也不懂得，簡直很發笑的。

壽長年站起來了，濃厚的血腥，窒塞得使他透不轉氣來，擡鼻子都是堆得戰壘一樣高的死屍。

不錯！真是魔力，幾口氣就衝過鐵路了。滾在後面的工人義勇軍熟練地呼出各種各樣的口號，很有力的，像生鐵一樣的打進士兵們的心坎去。簡直是烈火上加着滾油，前面的人，越發瘋暴，越發威壯了。

威壯的兵羣，直迫到帝國主義者氣管子的邊上了，通着電流的鐵網，擋住了管子外邊的一切。於是心在慌跳的，焦急得要鑽進地洞的敵軍殘部，又拔出刺刀，勇敢的回過頭來，和追趕來的人臉對臉的大殺起來了。幾分鐘後，死屍又堆起來，熱血在地上流，濕透了灰衣兵的草鞋腳。

遠處的槍聲，終於寂靜了。龐大的暗夜，也終于消滅了，從魚肚白的曙光中，活人與死人的曲綫，都清楚地照出來了。

殺得威風凜凜的壽長年，眼睛裏充滿着血的紅光，跟着他們一小隊的伙伴，和新來的工人義勇軍，完全像咬人的瘋狗一樣，衝過了敵人的戰壘，直撲進帝國主義的氣管子裏去。

賈金魁狂暴得不知在吼些什麼，噴不完的唾沫，跟着口裏熱氣濺出來，冷的風，和它擊撞着，鑽進熱的口裏去。

他們愈衝愈有勁，簡直不知敵人是什麼東西似的。

但是，迫急的銅號聲裏，遞送一種命令來了，這在作戰的兵士聽來，就像說話一樣的清楚，就像「一加一等于二」一樣的不會錯的。

不過這些衝滾嘶叫的人，一若聾了耳朵一樣，直爽的說，他們是不願意聽的。

他們越滾越進，一路是空了人的戰壘，滿地是野戰炮彈的壳子。但是迫急的號令，也愈吹愈近，愈吹愈使人不願意聽。

『他媽勒格戾！那個婊子精養的在搗鬼呀！』

一個小隊長，帶着勝利後的，一種刺激的苦痛，忍痛的轉過頭來，帶着指揮的命令。大聲地號叫着。

『媽的戾！怕死就不是好漢！老子要追，你怎樣呢？』

這樣地爭了好久，倔強的伙伴們，與新入伍的工人義勇軍，才慢慢地掉轉頭來。不過當一隻大手要把壽長年拖回的時候，他還倔強地追上幾十步，把所剩的子彈，氣憤憤的亂射一空。但誰也沒有看見他究竟射中着什麼。

(二)

小小的部隊，從這些列強的氣管子裏拖出來了。其中頂不服氣的，要算這位壽長年。他由氣憤而轉成激怒。一路上故意走得特別慢，亂七八糟的下流地惡罵着。但他並不懂得什麼，祇曉得要打東洋人就要打個痛快。爲什麼要把他正在用勁的時候，正是順利追趕的時候，像笨牛一樣的拖回來呢？這是他頂氣的事，也就是他頂難明白的一件事。因此他不得不遷怒到拖着他走的小隊長。同時又遷怒到他的這個頂合意的朋友，也夾見巴來追趕他，並且這樣沒有道理的來笑他。但是當他回到陣裏，被炮火薰黑了的手，拿饅頭來塞進口去的時候，又一切都完全忘記得乾淨了。

迫近這個列強帝國主義氣管子外的防綫上，都在調換新兵來作戰了。這爲什麼呢？沒有人明白。可是當初這些笨傢伙的自動作戰，是黨國要人們都痛心疾恨的，因此他們幾乎全體都被繳械。他們曾經這樣地說過：

『繳械嗎？休想！徽章還給他，咱們不要名義的！』

『誰要不許咱們打！老子們便先去打誰！』

這樣烈火一般的反抗，真氣得黨國要人和大將軍坐臥不安了！現在的新兵恰正在第一道的防綫上，即在貼近氣管子的防綫上。

壽長年他們的一小隊，是要調到最近鄉的防綫去，這在暴躁起來像隻大老虎，魯鈍時候就是小的豬娘壽長年，會懂得了什麼呢？

正是中午的時候，太陽的光芒四射，沒有雲，天是藍得像海一樣。人在底下走，又輕鬆，又舒暢。幾日夜苦戰的疲勞，似乎都飛散了，參加作戰的工人義勇軍，也由別的人率

領着，在後面慢慢地開來。

這個小隊裏的人，有時三五個屁股並作一綫，口在說東說西的講着話。有時候不知爲了什麼，彼此下流地罵着，爭得眼烏珠也要落出似的。壽長年很少說話，劈開的大口上，掛着一種很粗暴的笑，跨着大步，落在伙伴們的屁股後面。

一路上，有冒着白色煙柱，還在繼續不斷延燒的房舍，沒有人去救。很多的狗，赤着眼睛，亮光光的毛，豎着尾巴，見人就直撲上來要咬。有些正在從面孔臘黃的死屍上，拖着—件東西就很快的跑開，吃不完的骨頭四散在路邊的瓦礫堆裏。也有發了臭的巨大的馬匹，與一些從棺材裏炸出來的腐屍。這些是行軍作戰的人所看慣了的畫稿，所以沒有一個伙伴的心，爲這些景緻而驚惶地跳動起來。

『咕咕！咕咕咕！』

壽長年側過身子，用眼睛送着這震響的，蠻有重量的東西，飛快的滾過去。這是上海學生工人與市民們的救護隊，他們很熱烈的擁護着這次戰爭，整日整夜的在炮火中出現。

飛滾的東西遠去了，在壽長年眼球裏祇留着一個小點的時候，他的心感動地跳了起來。

小隊慢慢地拖過板橋，綠水在橋下無聲的流，不見一隻船，水中的太陽射出強烈的光彩，刺進人的眼簾中。被炸彈劈開的大樹，折斷在河岸上，一半壓倒在同時被炸了的古舊的民房上。

過橋不遠的田野中，就是指定安放小隊的地方，一些伙伴們，伏在戰壕中，粗野地望着滾回來的兄弟們。還有些伙伴們，異常忙碌的滾在陽光中，他們在搬運輜重，無數的老百姓，連逃難的資格也夠不上的老百姓，很湧躍的賣出他們的力氣來，混在輜重隊裏做工作。他們不懂得什麼列強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，更不懂得瓜分中國的野獸行動。祇曉得東洋人很壞的，非常不講理的。會飛到天上去，毫不費力的來燒毀他們住的用的吃的東西，並且天天在捉中國人，捉去挖眼睛，割鼻子，抽肚腸，丟到黃浦江裏去。女的，就先強姦了，再殺死她，同樣葬到黃浦江，蘇州河裏去。這些事時常有人去告訴他們，都是些親眼目睹的人描出來的。他們非常恐怖着，這種殘暴的慘辱，同樣會臨到他們自己身上來，會臨到他們的妻女身上的。所以他們眼巴巴的期望着，很迫切的巴望中國人打勝仗，打了勝

仗，趕這些天殺的東洋兵出去，讓他們再安心活下去。所以他們替中國兵做事，非常高興的，再苦些也極其情願的。

小隊越過戰壕十幾丈路，就散開了。別處調遣回來的兵也不少，像一羣羣的灰螞蟻，在移來移去的動着。壽長年又不知爲了什麼，在生了氣，頭一仰，四肢一伸的倒在地上，默不做聲。他的那個頂合意的朋友沒有見他，祇管在向着別的伙伴要煙吃，費了許多時候，弄到一個烟屁股，來不及似的吸着，非常有味道。

好幾個兵，抬着一籬籬的東西來，說是後方民衆送給十九路軍士兵們的慰勞品，由司令部裏分發下來的。要各隊長去領。所以許多不知名的隊長兄弟們，都爭先恐後的圍上去。

『好！你搶我的！老子不要了！』

手裏捏着一隻萍菓，兩塊餅乾的壽長年，又在生氣了。

『不許吵！四個人分一罐的啊！誰給你一個人的呢？笨貨！』

於是壽長年的氣就平下去了，在他的隊長兄弟的大聲裏。

『喂！老壽！……』

一個像蚊子一樣低微的小聲，癢癢的在壽長年耳朵裏響。

這個低微的蚊子聲還未叫完，壽長年却暴躁得像老虎一樣的跳起來了。並且咆哮着：

『好！媽勒格辰！他們就應該吃這樣多啊！……』

這隻暴躁得不可遏制的大老虎，就像一脚踢去的飽脹了氣的足球，直落到隊長兄弟的面前：

『老子不要了！還給你。……』

一隻缺了角的紅萍菓，兩片洋錢大的餅乾，有力的從隊長兄弟的膀子上滾下來。

『什麼事啊！他！』

『你發了瘋嗎？你好好的發什麼瘋啊！？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四隻怒透了的紅眼睛，粗野地對望着。

『老壽！你又鬧什麼吓？』

賈金魁開心地拉過他氣沖沖的朋友。

『拉我幹嗎？』

一隻有力的手，劈開他的朋友，隨後又大聲的吼着：

『太不公平了啊！小麻子親眼看見的！長官一個人，就要吃十聽雞肉鬆，又吃牛奶橘子，還有我想不起了，你問小麻子去，他們吃也來不及吃，老子們拚死命的打，就應該吃這樣少的！你想氣不氣呀！？』

『什麼！豈有此理！混蛋！』

『好！老子也不要吃！我們打得起勁，他們就吃得開心呀！臊他媽的戾！』

一些在旁的伙伴，也染着瘋病了，把手裏吃剩的東西，遠遠的拋去，落在地上滾。這些移動着的一羣羣的灰螞蟻，都轟聲地狂吼着。壽長年又跳去拉着一個扛東西的伙伴，粗野地惡罵着：

『那個王八蛋分的東西？你偷吃了嗎？你說！不說老子要打你！』

『臊你娘的！眼睛長到禪襠裏去嗎？來管你的祖宗！』

『放屁！你要做老子的祖宗？婊子養的！呵！』

擲了槍，大手一揮，拍！一下子把扛東西的伙伴的臉打腫了。對方也把老拳一揮，噠！……兩個身體，四隻手扭做一團在地上滾。

『你打！你打！』

『婊子養的！婊子養的！』

『瘋了嗎？起來！……』

『你和他吵什麼？走！我們那邊去！』

壽長年拭着頭上的血，被大手拉走了。

轟吵着的灰螞蟻，密密地爬在一塊。他們聲音的合湊，活像是海上的波濤一樣。

一個黑漆皮包裹腳腿的中校官長，探海燈似的轟出在人頭上。一種很有魄力的吼聲，壓倒了這海上的波濤。他一雙小鼠般的小眼睛，從頭到腳的把這個以吵而出名的壽長年，深深地吸了進去。兩排白牙齒，骨骨地緊咬了一咬。

——媽的戾！應該到尿缺裏去照照自己的鬼臉去！看重你們一點，就撒起死野來了！小船怎可重載啊？！嘿！當心些！

他心裏雖這樣想着，可是，他轉動的舌子却：

『你們吵什麼啊?!這是民衆的熱忱呀!一個小錢，一根油條，都是表示民衆擁護我們的心啊!那來這許多無理的取鬧呢?況且你們是人多呀!……』

『噓!』

『哼!』

一些伙伴似乎很不滿意，不過旁邊沒有人轟起來，也就沉默了。

中校官長的舌子，停在口腔裏，放光的小鼠眼睛，敏感地告訴他：

——撒野的笨傢伙，都在瘋下去了!

於是轉動的舌子又轉着：

『好!不許吵了!重給你們分配過!』

(三)

幾點鐘後，正當着伙伴們在戰壕裏，田野中露宿防守的時候，壽長年却不知爲了什麼，給幾個武裝的憲兵兄弟，帶進公安局去了。在一盞飄搖着的微黃的燈火中，用他莫名其妙的白眼，送着憲兵兄弟們的屁股後影，才低下頭來，感覺到疲倦，他被打歪了的鼻子在發痛。他一路上出了許多汗，並且他曾和送他來的憲兵兄弟們打了十幾次，扯碎了他們的衣服，踢腫了一個兄弟的屁股。他一倒下去，就打着黃牛似的鼾睡了。所以他並沒有去追究他們爲什麼要把他從戰壕裏拔了出來呢?當初去帶他的時候，倒曾經想了一想，因爲想不出，才不服地出了汗，用力打了人。

他關的地方倒並不小，但是在裏面過夜的人是擠得連老鼠也爬不進一隻的，這些都是新進來的，還沒有送到法院的罪犯。其中最佔多數的，將來一定要判做槍犯來辦。因爲他們都吃完了最後的一粒米，北風冷水又塞不飽肚子，並且打起仗來了，雖有牛樣的力，雖跌到了頂賤的價，也沒有人去僱買，所以便乘機搶了富人家的東西。其次的人，罪名就比他們更重了，將來一定要嚴刑拷打，說不定還要拉出去槍殺的。因爲他們據說是搗亂份子，都是在罷工中抓進來的。爲當兵而犯法的，祇有這位正在呼呼叫的壽長年。

各人都在對這個突來的兵犯好奇，不過他們都用眼睛在猜疑罷了。

時光在不停歇的炮火聲裏，可怖地流去了。外面的天，還像平時一樣的發着光。這些縮在拘留所裏的人，眼睛裏依舊是充滿着黑暗，像在深山的礦洞裏一樣。

壽長年在這一夜沒有翻身的黃牛的鬮聲裏，回復了原有的氣力與精神。當他從地上爬起的時候，覺得很有趣味，因為他的新生活，給他換了一口新的氣。雖然他有生以來，也並不是第一次的到過這些地方，但是過去的事，他是從來不追想的，並且也早已忘記了。

他忽然想說話，但同時有兩隻眼睛，在黑暗中向他飄來。除眼睛以外，還有一種是他很少聽到的方言土話，大意是懂得的：

『儂爲啥格事體呀？』

『不知道！』

可是他的簡單的腦子，這樣一來，就惹起思想來了：

——真的！爲什麼叫我到此地來啊！……

許多時候在他的沉默中過去了。於是不服氣的跳到鐵柵門口：

『喂！你們這些王八蛋！幹嗎捉老子進來呀！一定要你說出幹嗎來！……』

『狗養的跑出來！老子拚命打仗，打錯了嗎？老子不給大炮轟死，要給你們關死在黑洞裏嗎？臊你媽的祖宗十八代！』

鐵的柵門，跟着一種牛樣的吼聲，和牛樣的勁力，震撼得發了抖。裏面一些不安分的犯人，也轟吵起來了。

『喂！老子肚腸裏在叫了啊！你們想餓死老子嗎？臊死你們的奶奶！』

鐵柵門又是一陣震撼後，另一個人的吼聲和迫急的脚步，從看不見的地方響過來，直響到夾着鐵門的壽長年面前。

『啊唷！你打老子啊！老子犯了什麼罪給你管呀？你說來！不說就是婊子精養的！』

『呸！王八蛋！炮灰！』

直到太陽光斜照在幾十里長的火線上，壽長年又興奮地拖着黑影，跨進戰壕去了。在打歪了的鼻子下，他口合不攏地大笑着。

許多伙伴，除了他原有的朋友們以外，都爭着來告訴他那他曾聽了幾十遍的話。他似乎感到很威風，他很喜歡他們，因為他們都是替他抱不平的。他們都氣得很，就齊心鬧起來了，鬧到長官們也喝聲不住。他們又說，再不放他出來，就要亂衝了，主張亂衝的人有好幾百個。

壽長年聽得威風，像大老虎一樣的跳了起來。突然他想着，並且攪抖起來：

——弟兄們，總歸是幫自己的弟兄的！祇有這些狗娘生的，別樣肚腸的長官們……。

他感動得真從眼睛迸出火來了，連直到現在還不明白的事，也忘記去追究了。

『他們打你嗎？』

一個在戰壕裏的貼近他的伙伴，曾經偷了壽長年的皮帶，給他打到像刺猬一樣在地上滾的伙伴，關心地問着他。

『敢！』

『沒有打你嗎？鼻子怎麼歪了啊？』

『老子踢了他們的屁眼的呀！』

那個伙伴又告訴他已經退到第二道防綫了，在天快發亮的時候。

『怎麼！老子們打了幾十仗還不會退過一步啊！這班死伙像在幹嗎的呀！媽勒格辰！』

太陽落下去了，黃昏紫影，朦朧得如同撒上一層灰，一羣羣的鳥，在天空裏飛着叫。近地沒有開火，祇有高射炮在轟轟的擊響着。

夜的布幕，又重行把一切東西吞滅了。

這個互着幾十里長的行列後面，還在繼續不斷的滾着新的工人份子來。他們每一個人，沒有不是出于自願來作戰的，他們從未有過這樣的堅決，違抗了雇用他們的大頭目，立着志願，囑強地和這些大頭目鬥了一場，才跑了幾百里路而來的。他們一到，就挖掘戰壕，把身子嵌進去，期待着。

『什麼？打過來了嗎？』

伏在戰壕裏的壽長年，把歪的鼻子本能地嗅了一嗅，不出意外似自語着。

『是啊！好像不對了呢！』

在迫近來的，震撼天地的鐵的嗚吼中，發出一種濃厚的氣味。沒有形狀的風，把它飄散開了來。

『老壽！我想一定有好細了！打仗不是吃大餅啊！有這樣容易的事嗎？奇怪！』

壽長年也覺得很奇怪，不過他的心，已暴躁得發了熱，沉着鐵臉沒有說話。

非常清楚了，像萬馬奔騰的脚步聲，人的拘攣着的吼聲和呻吟聲，急潮一樣的迫近板橋那邊的田野中了。

這個近鄉的防綫上的指揮官們，却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，不過這些爛強的伙伴們，倒並不在乎這些。他們都野獸一樣的跳出戰壕去了。

夾着無聲地在流動的河，鐵的子彈，雷雹雨一樣的飛打過去，同時帶着血的腥臭回來。

從炮兵們放射出來的深紅雲球裏，照耀着田野中的死屍像山一樣的堆起來。

衝滾着的人，把板橋壓斷了。

壽長年落到水裏，從伙伴們的身底下，像鯊魚一樣的躍起來。

『什麼！你要殺自己人嗎？我是上校官長啊！』

壽長年像騎馬一樣的掀到一個人。

『你是上校官嗎？很好！媽的戾！奸細！沒有你們一定不會敗到這樣的！老子單不相信你們這些狗屁東西，看你有多少本領？』

熱的血，跟着刺刀噴出來，直濺到壽長年的歪鼻子上。

龐大的夜，已經破碎得不可收拾了。東一堆，西一堆的火，捲起了極大的煙柱，在密得像魚刺一樣的房頂上騰起來，到處是紅的光。人在看不見的地方啼哭呼嘯，野狗在死命的咆哮，活像天與地要磨搗來了。但是在這個震天動地的轟聲和炸聲裏，動物的聲音是現得十二分渺小的。

東洋兵瘋狂的襲來了，逼近了，他們衝滾着的散兵綫，完全接近了，完全把這些失去指揮的，爛強的獸羣包圍了。

『老壽！金魁挂彩了！』

『啊！人呢？』

『吧噠！』

壽長年左手邊剛在說話的人，中瘋似的倒下去了。

一切的轟炸聲，把什麼東西都震聾了。壽長年嘶叫得連喉嚨也要破碎似的，但是連自己也聽不見一點聲音。好像在失敗的時候，槍也會不聽話似的，雖叫子彈狠命的跳出去，却都像是落在海裏的一樣，四面鐵緊的重圍一綫也衝不開。

這個田野中的被圍困了的人羣，就在這樣的情形中，做了二十次以上的衝鋒激戰，陣亡了半數的英勇兵士。

壽長年還活着，不過擦傷了一塊皮，挂了一點彩罷了。他似乎毫不在乎，依舊是手擎着槍桿跳得發抖。

天快發亮了，一切轟炸聲，依舊在震撼着大地。這個被圍困的人羣，雖然是缺少了半數以上的力量，但是敵人的陣綫，依舊沒有迫進一寸。

突然，一羣巨大的怪物，高在天心裏吼叫着，躲在雲頭裏慢慢的旋出來。於是各處的空中，急遽的生出了拖尾巴的黑球，這些黑球，像成熟了的菓子一樣落下來，落到地上，帶着沉重的不可思議的聲音爆炸起來，荒地上的墳也崩潰了，把無數的活着的和死了的人，擲到天空裏，又很快的落到地上，灼成了粉碎的炭塊。

這個困守着的人羣，就在這些尖尾巴的黑球的巨力之下，又失去了兩隊，不過就在這前後夾攻幾乎把全部覆滅的時候，充滿着紅光的無聲地流動的河那邊，鐵的人潮，暴風似的捲來了，飛奔的馬隊，躍過河流，亂箭似的直射去，霎時間，人潮把水流隔斷了。

好！真是不可思議的魔力，敵方的重圍，再也擋不住這些從心坎裏爆炸出的力量了，丟棄了他們受傷的和死了的人，及最新式的，但又笨重不過的殺人利器，四方八面的潰散去。

連人帶馬的鐵潮，洪水一樣的衝遠去了，祇有拘攣着的人的呻吟聲，充滿在一堆堆的死屍中，令人非常難忍。

『嗚！嗚！啊啞！……』

『喝！喝！殺啊！殺啊！……』

連人帶馬的潮，滾得很遠很遠了，別地方的地層在發抖，一切東西都在震得發抖。但是壽長年却沒有被他們帶走。一張發黃的臉，自己移動着濕透了的受傷的滿是血的腿，用那熱病似的眼睛向前望去，但什麼也看不見，於是又倒在一個不會動的伙伴身上去，動着啞了的破嗓子：

『……你是奸細……嘿！……看你有多少本領……沒有高射炮嗎？……不要緊！不要緊！……』

『什麼！……你是婊子精養的！……婊子養的！婊子養的……』

牙齒與牙齒，磨得很緊，骨骨的作響，痠擊的手，狂亂的抓着，在不動的伙伴身上，布片飛起來，嘶嘶的響。

(四)

一個蠻有點健康的年青姑娘，穿着一身雪白的東西，烏暗的頭髮捲在斗子一樣的看護士帽裏，大而且圓的眼睛，充滿着冷靜的強烈的光。有些人叫她密司蕭，有些人叫她蕭小姐，還有不知其姓的，通稱之爲小姐的。

她用脚尖，走進三等病房去，輕而且快，活像一隻小白貓。點到壽長年的牀跟前就停住了。白色的東西，慢慢的移動着，發黃的臉露出來了，這是壽長年被救到醫院裏的第三天。

『小姐！他要緊吧？』

離開壽長年僅幾寸遠的鐵牀上，一個輕傷的兵士問道。

『慫！醫生說祇要熱度不增高……』

她的聲音不像一般姑娘的嬌嫩，完全是男性似的，假使她像學生子一樣打扮起來，別人一定說她是運動員。

壽長年的廣闊的黃臉，瘦得突出了骨頭，下顎尖得像猿猴一樣，眼球失了光，緊壓在眼皮中。

『痛吧？想不想吃啊？』

男性化的聲音，柔和地鑽進壽長年的聽覺中，是很模糊的。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他似乎很費力的揚開眼皮，灰暗的眸子裏，印着一個年青女人的半截身子。他不曉得說什麼，於是又把眼皮貼緊了。

『小姐！怎麼此地熱水也沒有喝的啊？』

一個坐在靠窗鋪上的病人，很煩燥地叫了起來。

『好！慢些叫茶房拿來。』

『慢些！慢些！老子乾了一夜了！』

『對不起，我一個人忙不開啊！此地的護士小姐，都到特別室去了，你們一個長官，要專用一個特別護士；此地一百二十個病人，祇有我一個人啊！』

『媽的戾！長官們要舒服，老子們就連命也不要嗎？』

『你們長官化錢雇她們的啊！就是沒有錢，你們司令部也會派人來關照的。』

『媽的屎！當小兵總是該死的！享福就祇配這些王八蛋的！老子好起來，一定不吃這碗他灰飯了！』

『密司蕭！……』

一個戴眼睛的醫生，在窗外粗聲地叫着。

『你不應該同他們說話，他們是受傷的病人，不可以多說話的。開刀間沒有人，趕快去。』

『此地也沒有人啊！他們的舖位，二星期沒有換啦！』

『不要緊！你趕快去！』

很有力的皮鞋腳，在窗外的走廊裏響遠去了。

『小姐！小姐！不好了！我屁股上的帶布落了！傷口又放血了！』

剛走出了門的密司蕭，又從新跑了進來。

『我來！我來！你自己不要動！』

『小姐！我要屙屎了，拿個東西給我裝裝啊！』

『好，等一等。』

『屙出來了！我屙出來了啊！』

『等一等呀！』

大便的事，在一些沒有病的人，或者免強可以忍一忍的；但是這個人却是忍不住了，因為要減少他的熱度，而注腸的手續，是比較化時間的，所以便給他吃了很多瀉藥劑。

『噯！討厭！臭死了！』

『啊！好臭啊！那個不識相的東西啊？』

這個病房裏的空氣，本來經常在六十人以上的呼吸中，已經是窒塞得發了臭，所以現在這些難堪的惡罵，完全是出於直感的本能。

『啊哈！密司蕭！』

『什麼？』

一個像癩蝦蟆樣的蹣跚的護士小姐，爬一樣的走到密司蕭跟前，急快的倒出口裏的東西：